

明史紀事本末



09815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更定祀典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洪武初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則祀地於方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德祖而下四代各爲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一

之行之十年水旱不時多災異太祖曰天地猶父母也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乃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列朝仍之至是給事中夏言上言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卽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至於一祖二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入上方以大禮恚羣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

夏四月廷臣集議郊祀典禮先是夏

言疏見納詹事霍韜嫉之上言分郊爲紊朝政亂祖制帝置不問韜復爲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周禮爲王莽僞書宋儒議論皆爲夢語東西郊之說起自是而九廟亦可更矣言飛章并其書上之帝怒下韜獄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典諸書以明我朝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畧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圓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至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命卽舊址爲壇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

緣人情者也太宗遷都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於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圓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

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兆大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疏入下禮臣議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訓姚涑祭酒許詔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纘皆以合祀爲宜而涑言猶切夏言復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於郊以文王配帝於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三

天於圜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所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鋈編修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璫董玘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編修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鼇柯喬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爲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勳詹事霍韜魏校編修徐階郎中李默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爲非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於是張璫

雜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未當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詹事霍韜亦上言前主合祀非是帝不問尋復韜職 五月初建四郊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於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於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 大秋七月罷姚廣孝醮享太廟移祀於大興隆寺從禮部尚書李時之請也 王罷列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於京師 初立文華殿聖師之祭奉皇帝伏羲氏神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四

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奠禮 冬十月正孔子祀典易木主及釐正從祀諸賢洪武初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畧曰世之言禮者皆出於孔子不以禮祀孔子褻祀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龔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意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

茅爲菽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燔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非簡乎古者郊廟祭饗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警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苟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

附世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輕重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漢魏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得行之可乎他如廟

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更僕不可盡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淪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不果用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六

天順間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加以修飾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疑之鶚曰此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至是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張璉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敘纂入璉因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未有得其正者臣謹採今昔儒臣議上聖明垂覽以爲百世永遵之典一諡號漢平帝元年初追諡孔

子曰褒成宣聖公唐玄宗追謚爲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諫之子貢以爲非禮平帝始封謚蓋新莽以文其奸也國初大學士吳沈孔子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春秋列國僭王則黜之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布政夏寅曰唐元宗開元旣尊老子爲玄宗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不得而缺豈可以李林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七

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程乎祭酒丘濬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至開元加以文文者經天緯地者也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不過聖善周聞而已何足爲聖人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未聞有喻言者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於至聖文宣王之上於聖德無謂也一章服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眞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



熹曰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洪武間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像今國子監有設像者仍元之舊也丘濬曰塑像之設自佛教入中國始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化其道而爲之長短豐瘠郡異縣殊非神而明之道也一籩豆樂舞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八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罍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祭酒章懋及夏寅皆非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八

之以爲十二籩豆八佾惟太學可行天子所自祭也郡縣皆行之祭禮僭矣夫孔子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自蹈非禮之祀哉一配享唐貞觀間始詔顏回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次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何以安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相國公顏無由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嚮弘治時謝鐸程敏

政俱是之敏政又以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請珦不附王安石新法松不附秦檜和議其歷官行已足述也一從祀程敏政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七人從祀孔子廟庭而并及馬融等臣考列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髡徙朔方又爲梁冀草奏殺李固作西第頌美之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所著洪範五行傳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附會圖讖致通顯不修小節蓋左道亂正之人也王弼何晏倡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九

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守多不法何武劾之而免及爲博士毀武於朝子賓客爲盜繫獄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武謝王肅仕魏封蘭陵侯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爲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濟其惡杜預守襄陽數饋遺洛中貴要伐吳因斫瘿之議盡殺江陵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皆當罷黜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臣竊以爲不然夫

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  
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  
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融等不過訓  
詁釋章句而已至於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  
雖若無過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明聖學也  
臣愚乞罷戴聖等八人祀鄭眾等五人祀於鄉后蒼  
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禮記賴以傳乞  
加封爵與左丘明等至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者顏回  
而下六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  
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十

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  
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朝廷從祀申枨封文登  
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甚無謂且公伯寮  
乃聖門之蝥螘而孔子稱瑗爲夫子家語史記林放  
俱不在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字畫相近之誤臣  
愚以爲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等五人宜  
罷其祀而瑗放者各祀於其鄉又洪武三十九年行  
人司副楊砥請黜揚雄進董仲舒高皇帝納其言行  
之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  
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宜并况黜之其尚可議者則

隋之王通宋之胡瑗也先儒以通爲僭經而瑗亦少論著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亦宜加封爵使得從祀學宮臣按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採而弘治初禮官沮格不行同時謝鐸請祀楊時罷吳澄舉人桂萼亦請祀蔡元定以爲律呂大衍諸書俱有功於性理又授其子皇極範數此亦眾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所著本論有翊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孔子五百餘年而得韓愈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夫韓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十一

愈旣已從祀歐陽修豈可缺哉疏入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眾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爲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子像祀孔子袞冕章服頤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履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籩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疏不懌出階爲延平府推官帝乃自著正孔子祀典說頒賜羣臣璵復爲孔子

祀典或問上之上嘉焉眾議乃定於是改大成至聖  
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  
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  
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棖申黨二人存棖  
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玄盧  
植鄭眾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  
修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而別祀啓聖  
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  
元定從祀焉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 十一月己酉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十一

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丘祀器金爐玉爵錦  
幕圭璧及鐘磬賁鼓諸樂器旣成陳於文華殿召大  
學士張璫閱視是日帝親祀於圜丘奉太祖西向配  
各駢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  
夜各駢牛一恆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  
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於庶官布寬恤於  
小民 大學士張璫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疏請舉祀  
郊禘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禘孔子之  
生亦禱於尼山大雅旣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  
萬年永錫祚膺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

皆祖考之錫福也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太廟世廟以祈祖考之祐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三

獨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禘禮季冬中旬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於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邪論勿惑卽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以助之孚敬唯唯如諭議聞帝從之乃命祠官於廟中設轡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德祖於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祈穀

於大祀殿初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於大祀殿祭皇  
天上帝用騂犢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  
祖太宗配享夏言建議二郊奉太祖配祈穀奉太宗  
配張孚敬以爲不可畱中不下言又疏請帝謂羣臣  
違君悖禮切責之乃命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郊專  
奉太祖焉已而驚蟄始祈穀命議禘祭大雩秋報  
諸禮帝旣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乃命輔臣及禮  
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  
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之廟  
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爲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十四

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  
下以德祖爲始祖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  
又定爲大裕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  
尊德祖乎身爲始祖而又爲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禮  
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則無所考  
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  
爲也臣愚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  
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  
南上言皇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  
言虛位者失之幻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

李承勛等皆以爲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已而帝竟從言議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凡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始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帝又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於郊兆傍爲壇孟夏後雩祭帝謂孟春上辛旣行祈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禱秋報禮姑寢不舉二月庚辰初朝日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於東郊太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三月建大神殿於南郊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五

奉上帝神牌圓丘上配以太祖旣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以藏之帝又念舊存齋宮在圓丘北是踞視圓丘也欲改建於丘之東南夏言言向者大神殿之建乃陛下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宮圓丘之傍似於古人掃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詳豈今偶未之思耶伏望齋宮寢建以仰答太靈帝報可

建土穀祇先蠶壇於西苑初議皇后親蠶於北郊自夏言首發之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



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於神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焉五月壬子初有事於北郊是日夏至帝祀地於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爲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二各太牢一

八月癸未初夕月祭於西郊如朝日禮

十一年夏四月初營九廟帝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禮部尚書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羣廟不決而退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六

其名者三帝悅下禮臣議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敘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宮不敘昭穆明帝樽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爲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大釐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太廟南近宮牆東邇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卽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

制則太廟鬼然而羣廟湫隘於義未安即使廟成皇  
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列羣廟而奠獻之日亦  
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  
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  
一廟自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據而強爲之說也馬端  
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  
而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蓋昭穆必父子  
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  
室未可盡非也帝曰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  
獨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七

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卽會官相度地勢奏聞於是  
言惶懼謝罪請先詣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以  
聞帝從之乃撤故廟改建新宮太祖居中昭穆各三  
廟成祖廟在六廟之上諸廟合爲都宮廟各有殿殿  
後有寢藏主太廟寢後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  
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

十三年三月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帝以孔子改稱先  
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  
舞八佾從祀及啓聖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  
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六月南京

太廟災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  
遽罹回祿陛下建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  
會於昭昭之表也帝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  
建遺址築周垣焉時祀并入南京奉先殿蓋失鎬洛  
遺意矣

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額謂陛  
下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  
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  
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爲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爲  
昭穆第二廟孝宗武宗爲昭穆第三廟則萬世不刊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六  
之制也帝從之

十五年二月纂修祀儀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  
稷及禘祫先師先農諸祀悉爲分類成書首冠祀壇  
圖制及宸諭詩歌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  
王表箋羣臣疏頌於是侍讀學士廖道南撰禋頌九  
章以獻 五月建慈慶慈寧宮黜禁中佛像時帝欲  
除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  
議僉以爲可帝卽命撤之召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  
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俱命銷毀其几案懸鍍金函  
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

之於是禁中邪穢避斥殆盡六月勅祀姜嫄后稷於武功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夏言據程頤議爲請也十二月九廟成詔天下帝乃定五年

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禘於太廟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

十七年秋九月奉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詳大禮議十一月薦大號於天改昊天

上帝稱皇天上帝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詳大禮議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九

二十四年夏六月撤元世祖廟祀及其侑饗木華黎等五人從給事中陳棐議也秋七月太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

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卽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谷應泰曰漢制近古然禮制缺焉唐祖李暉宋祀靈應禮官式微愈彰誣褻明初宋濂諸臣講禮戎行頗多釐正高祖喜簡易不見採擇豈禮樂必百年後興歟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

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慨然有更定制作之思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禮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正月享太廟議祧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朝日禮建土穀先蠶壇五月有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奠禮十四年二月建九廟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饗禮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嗚呼盛哉至尊莫大於天地至親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莫大於土穀尊天地故有郊社郊壇於南社

壇於北本其氣也日月風雷山海嶽瀆隨焉從其類也配以太祖明受命也秋復饗於立極殿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告成功也晚易睿宗昵於私已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七太祖三昭三穆也文世室一別祀成祖不敢祧也立春特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禘萃渙也五年一禘設皇初祖主配於太祖報本追遠也德祖祧矣禘宜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者也黜德祖若羣帝然嫌高帝已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始也王拜於帝僭已

稱先師禮也廟祀設像自唐開元始也其褻已甚易木主禮也八佾十二豆籩自宋徽宗始也祭用生祿太學仍之郡國減等禮也帝釋奠舞六佾謬已從祀四聖七十二賢矣曾點顏路退食廡下子先父食改附啓聖禮也刪申黨黜公伯寮等十三人改蘧瑗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考證班班勿僭勿躐禮也養天下故祀土穀所穀於大祀殿用人道也配以太祖太宗有天下之主也遷蠶室於西苑申內禁也土穀壇亦遷焉非其類已帝採稽典聞精思禮祀進退羣心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三

斟酌美備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新自書開天故事其後日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財資及立明宮佛像毀括金屑一千餘悉給商以償宿逋齊瑞竹正德間賜玉璽書金印賞賚無算至是從工部侍郎趙璜言也禮部郎中屠垠發檄徧查京師諸淫祠悉拆毀之七月帝漸興寺觀崇奉諸教汪珊疏言十漸其三言議復諸不經淫寺觀非初罷之意章下所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二年夏四月暖殿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監十餘人習經教於宮中賞賚不貲大學士楊廷和九卿喬宇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給事中周瑯張嵩張汝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閏四月停齋祀時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至於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

天下之望莫此爲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急誅之遠之可也伏願改西天廠爲寶訓廠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爲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爲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筦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五年以道士邵元節爲真人吳尚禮爲左至靈

七年春正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寢之中非祀天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二

之所每日拜祝恐勞且褻請已之報聞

十年十一月遣行人召大學士張孚敬還朝建祈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尚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遞日進香上親行初終兩日禮

十一年冬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斥汪鋌郭勛之奸乞罷工作禱祀上怒收繫械訊瀕死謫戍

十三年五月上御重華殿召大學士張孚敬武定侯郭勛等五人入觀祀天青爵作紀樂同遊詩

十四年夏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順天心絕



異端勅禮部尚書夏言覆奏改僧錄司於大隆善寺  
僧徒還俗者聽併移姚廣孝神位廣孝神位帝更定  
祀典撤太廟配享移入興隆寺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賜玉帶冠  
服元節與安人仙源范文泰見而奇之授以龍圖龜  
範之祕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立教主靜之  
說進帝嘉納之已爲禱雪輒應命爲致一真人領金  
籙醮事給王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  
分獻風雷靈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爲  
真人勅建真人府都城西落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三

歲給祿一百石遣緹騎四十人充掃除役贈田三十  
頃蠲其租徭至是寵待益隆 夏四月詔求紅黃玉  
以禮神 五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時帝欲  
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  
言入視大服千善殿有金鑄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  
函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傀儡凡萬三千  
餘斤言退上疏力請瘞之中野不得瀆畱宮禁帝曰  
朕思此類智者以爲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  
奇異奉之雖瘞中野必有竊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  
衢永除之於是禁中邪穢遊斥殆盡 十一月大修

金錄醮於立極殿七日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爲上香  
監禮迎嗣引導等使如舊 十二月以皇嗣生錄致  
一真人邵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  
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啓爲等祿秩  
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卽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旣成元  
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趨起之舟  
至潞河命中使迎入賜彩蟒衣併闡教輔國玉印時  
帝以祈嗣設醮旦夕有雲氣見於圻壇上大悅越三  
日皇子生遂有是命

十七年命建金錄大齋於內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四

日賞賚天師張彥頽有加嘉靖初彥頽入賀上賜問  
以清心寡慾對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  
衣銀幣遂畱京邸旣而請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召之  
稱卿不名宅燬爲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欒巴  
郭憲巽酒止火彥頽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  
彥頽尋卒詔如列侯例賜卹典天師永緒上所命名  
也

十八年八月致一真人邵元節死時上躬視顯陵元  
節畱京師一日晨起召其徒語之曰我殆將逝矣安  
得走行在一見皇帝言未旣卒帝駐蹕裕州聞之慟

手詔勅行在禮部贈謚命中官錦衣護其喪喪還勅  
有司營葬卹典如伯爵例 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  
保國宣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爲縣椽喜  
神仙方術嘗授符術羅田萬玉山而邵元節微時亦  
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  
師時元節貴幸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眚  
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己試宮中稍能絕妖  
帝寵異之至是扈駕南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  
不散帝以問仲文對曰當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  
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五

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明日勅行在吏  
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攜其家於官 九月上諭  
輔臣曰朕欲命東宮監國朕靜攝一二年然後親政  
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夫  
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成仙以不易  
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  
智不知學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卽仙也孔子非不  
知老子之爲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  
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犬馬之誠惟望端  
拱穆清恭默思道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

仙不期壽而自壽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帝覽之大怒逮繫鎮撫司拷訊久之死獄中

十九年春正月上疾不朝拜天玄極殿二月建宮祈禳三日八月萬壽聖節建三晝夜醮告天玄極殿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爲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上大悅曰殆天授也因授朝用紫府宣忠高士薦其器於太廟加勛祿米百石十一月進陶仲文爲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六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股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執左道以惑眾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紱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畀之迂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爲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福

哉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卽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黜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盡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於萬里矣疏入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之

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于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脇索勛賂賄死勛家廝役張瀾復上疏瀆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  
宮婢楊金英等謀弑伏誅帝曰朕非賴天地鴻恩過除宮變焉有今茲朕晨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七

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獲叛人王三上曰叛惡就擒固義勇之効力實神鬼有以默戮之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

秋八月永和王

知燠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於太廟是時上重箕仙箕下亦命有司掩醜骼出故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爵怡魁甫出三日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

遣校尉送原籍爲民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游呈去歲今朕辰日近醴泉復出承華雖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楊武知縣王濂以罪坐絞子策走京師誣巡撫胡纘宗私隙故入人罪述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雲殿湘竹英皇淚不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八

磨爲詛咒上怒逮訊久不決至是因仲文言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傳旨封仲文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

三十年夏五月復事鎮鹵法壇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立符鎮鹵法壇嚴事之曰禡鹵魄勿窺我邊圉至是帝以馬市成俺答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羣臣曰朕於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日卽有警報玄威所至亦不可忘遂益敬事之冬十月邊吏獲叛人哈舟兒陳通事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貺所致宜告謝雷霆洪應壇行獻俘禮從之

三十一年二月太上道君誕辰建醮永壽宮九日  
三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三十三年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  
裕吏部尚書李默禮部尚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吏  
部左侍郎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禮右侍郎  
郭朴吳山並直西內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  
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辭  
願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景和故出不  
祥語當擬怨誦律乃革爵安置崑山時諸臣覬撰玄  
營進景和獨不屑直贊夏四月舉祀高玄大典止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九

封停刑工部尚書趙文華乞歸以病請上方修玄禁  
奏疏尤諱言疾疏入觸上怒罷

三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命翰林院侍讀嚴訥修撰李  
春芳並爲翰林學士右春坊右中允董份直西內撰  
玄自是詞臣多舍本職往往求供奉希進用九月  
廢徽王載瑜爲庶人王善伺上意上宮中有需王輒  
先時獻道者南陽梁高輔年八十餘手甲長數寸善  
導引王厚遇之進之上拜散人高輔謹有所賜予皆  
辭王使人求謝不能應王故煉女癸服之上亦需此  
高輔馳求王不與而王方自恣興土木詐稱張世德

自走南京市美女事聞奪爵幽鳳陽王聞之自殺  
是歲上睿皇帝道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  
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獻皇后號三天  
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  
孝烈皇后號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  
君上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加  
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  
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  
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  
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十

三十六年冬十月玄嶽諸山獻紫芝已而總督胡宗  
憲巡撫阮鶚御史路楷等相繼上者不可勝計  
三十七年夏四月總督胡宗憲獻白鹿五月復獻白  
鹿於齊雲山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命告謝玄極殿  
太廟以宗憲忠敬陞一級百官表賀秋七月禮部  
類進四方獻芝凡千八百六十有四詔更求廣徑尺  
以上者

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爲太常寺丞世恩以蔭歷  
尚寶少卿爲言官所列奪官至是仲文乞復子原職  
帝命改爲太常寺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是時仲文



請假還里帝下璽書褒諭之遣錦衣千戶一人護歸仍賜白金彩繪以示眷懷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二月浙江總督胡宗憲上汪直獄上曰立祐也命告立極殿而論宗憲功有差已而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賜金帛金彩鶴衣一襲禮部請謝立告廟許之不數日白龜亡上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十一月乘一真人陶仲文死仲文習祈禳術得幸賜坐稱爲師然亦小心憚帝威嚴不敢他有所干列爵五等死諡榮康惠肅以伯禮葬隆慶初奪爵籍其家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十一

四十年二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祕方諸書十一月禮部奏四方進芝凡七百六十九本命採五色盈尺者淮王獻白雁二賜金幣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宮災於四十年十一月不三月而告成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立仙禱諸殿極其宏麗上悅加大學士徐階等秩有差夏四月癸酉方士鄠縣王金進五色龜靈芝授太醫院御醫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廟表賀壬寅大學士嚴嵩免初方士藍道行以箕幸上故有所間密封使中官至箕所

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中官乃合方士啓示而後  
焚之每答具如旨上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  
竟用不肖不肖不肖耳則問其賢否對曰賢如徐階楊博  
不肖如嵩上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之詳嚴嵩上曰

用事

嚴嵩上曰

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贊立壽君特優眷乃縱逆子  
負朕其令致仕已而上思嵩贊立功意忽忽不樂諭  
徐階欲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諫上曰必皆仰  
奉上命闡立修仙乃可有再言嵩者併鄒應龍斬之  
嵩知上意密賂左右發道行怙權及矯稱玉詔諸不  
法事竟以妖言律論死 秋七月內苑獻嘉禾一莖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十三

三穗者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賀 十二月辛酉甘  
露降顯陵松上守備太監張方奉祀都督僉事蔣華  
等以進上悅告郊廟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上祈鶴文檢及法祕嵩罷歸  
至南昌延道士藍田玉等爲上醮鐵柱宮玉因以所  
藏召鶴符驗法書附奏嵩玉皆賞賚有差 秋八月  
御苑龜生卵者五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  
鵲言出自景陵羣臣表賀

四十三年三月妖人李應乾等伏誅應乾居河南之  
濟源一目微眇兩手涅日月字懷衛間不逞者多附

之陰鑄印章數百太白旗數十付徒眾爲符驗約四月八日起兵時山東宣大眞順諸處妖人尤眾互相煽結而呂某者潛入京以白社法惑眾陰結無賴千餘人其黨有以僞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裹首告大學士徐階者緝獲鞠實奏聞應乾匿山西久之乃獲俱伏誅 五月乙卯桃夜降於御幄左右云其空墮上喜修迎恩典五日丙辰桃復降是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謝玄告廟頃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帝不豫帝注意玄修先是王大任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三

奉命陝西湖廣招致方外士王金等能合內養諸藥姜儆奉命江西廣東亦得能通符法者還復命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至五鼓猶覽決章奏自王金等以修鍊幸與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僞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陶儆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僞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及以金石藥進御其方詭祕不可辨性燥熱非神農本草所載帝服稍稍火發不能愈然儆竟得遷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太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

士三月方士熊顯趙添壽各進法書數十冊帝令  
畱覽賜冠帶銀幣遣還添壽又進法祕乞畱靜虛觀  
祈咒五月方士胡大順藍田玉等伏誅初有藍道  
行者以方術見帝帝頗信之已而事敗下獄死胡大  
順者故陶仲文徒也亦以事敗斥去希復進用乃偽  
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用黑鉛取白  
名先天玉粉丸命其黨何廷玉齋至京時嚴世蕃已  
敗乃資以賄因道行徒藍田玉通內侍趙楹獻之帝  
曰旣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遽謂帝念之也遂  
與羅萬象者詐僞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於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四

帝具奏求圖書及建宮地及至則大順也帝惡之時  
宮中屢有氛孽田玉等遂以爲藍道行下獄故至此  
欲以動帝帝頗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大順小人不  
畏法紀而田玉尤甚且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  
致帝悟階又言田玉乃嚴世蕃黨妄進白鉛其意叵  
測至妄傳密旨罪惡尤重帝乃命收大順等下訊獄  
具帝猶欲寬之復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詐傳他  
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於是併楹論死  
八月御几及褥各得藥丸一躬謝太極殿告宮廟  
士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卽位初年敬一

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敬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五

在立修夫立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旣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隴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眞宗獲天書乾裕山孫奭諫曰天何言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然則立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立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

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悟悔日  
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  
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  
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內  
之宦官宮妾外之蔭恩敘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  
內廚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事而積者諸臣必  
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間  
耳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  
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耳陛下爲  
此非勞也民熙物洽薰爲泰和陛下性中眞藥也道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六

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  
旋至立效乃縣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  
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  
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  
天下第一事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瑞下鎮撫交  
城王表相得白兔於藐姑射山撰頌以獻賜金裘  
四十五年春正月上久病不痊諭大學士徐階欲幸  
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階奏止之是年冬帝崩於乾  
清宮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一  
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

至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  
錄見監者卽釋復職穆宗踐祚釋戶部主事海瑞  
於獄中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陶  
世恩下詔獄論死

谷應泰曰宋臣李沆之言曰人主當知四方艱  
難不則土木禱祠次第並作而伊尹之訓太甲  
亦曰酣歌恆舞時謂巫風此皆豫大之良規嗣  
王之炯戒矣世宗起自藩服入繼大統累葉昇  
平兵革衰息母亦富貴吾所已極所不知者壽  
耳以故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冀狎舉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七

備福於箕疇乃希心於方外也爰考初政卽設  
齋宮及其末年猶餌丹藥蓋游仙之志久而彌  
篤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方其前星未耀玄鳥方  
來瑤筐誕祥高禎有應世宗信之欣然以天神  
可降焉於是命道士邵元節爲致一真人金銀  
象印陪祀南郊風雨靈壇職司祕籙而且祠神  
紅玉分謠詔使享天青爵召視重華雖黃帝憑  
五城以授神人漢武寵文成以延方士未爲過  
也繼又召真人張彥猷設金籙大齋則有白鶴  
降庭卿雲捧日去天尺五幾於呼吸可通矣然

元節身死玉棺不來彥頽宅火喫酒不減而世宗之意冀遇其眞復召陶仲文者拜爲神仙高士徐市旣去更用盧生混康以還復徵靈素卽蓬萊之想愈殷祈年之觀益麗矣乃若旋風四繞則行宮果災疑獄初平卽春霖早霑以至白鹿一雙獻於浙地紫芝千本貢自荊州又且雲氣降於圻壇綏桃來於御幄比之建章宮中芝房露掌玉津園裏幡節樓臺以今準古史不勝書宜世宗之甘心於此也雖其後段朝用下獄被戮胡大順藍田玉等以次伏誅不過少翁牛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六

腹致疑新平玉杯得譴耳而仲文死後更訪異人羈縻弗絕一至此乎更可駭者世宗清虛學道不御萬幾奸嵩擅權二十餘載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陰行蠱惑吾無責焉至於周瑯鄭一鵬等諫之於前楊爵海瑞等爭之於後而永嘉再相同游撰詩貴溪典禮充壇監醮豈王旦附會祥符寇準依阿乾祐爲國大臣洪湏宜爾耶然而世宗初御括燬佛金燒除佛骨海內喁喁想聞聖學而乃於佛則絀於道則崇崔伯深不事胡神更奉天師



孔祭酒詆訶佛法心存道黨較長絜短卽二氏  
何擇也究之金石燥烈鼎湖旣有龍升王陶論  
死雲中不乏鷄犬語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  
誤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吁可慨也夫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二

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誅岑猛

世宗嘉靖五年夏四月姚鏌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按廣西諸土族岑氏爲大自稱漢岑彭後明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爲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爲岑溥溥二子長獠次卽猛弘治六年獠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獠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釁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一

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畱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紘之田州遂與濬仇釁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僞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眾譽猛

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之猛兵大肆  
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  
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  
府使又不得曩者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凌  
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冀得  
猛重賂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  
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鏞代遽再疏請征猛制曰可至  
是鏞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鑾等五將  
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堯元爲監軍督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二

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鏞  
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  
猛懼謀出奔猛婦翁岑璋歸順州知州也以其女失  
愛於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爲功乃誘猛走歸順  
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  
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爲猛婦翁或黨猛  
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  
日當得實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  
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  
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

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讎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語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我過耶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三

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耳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爲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猛取吾女讎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盍自列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畱傳舍亟遣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許之遂陽使追臣返以

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岑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眾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張列侍美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四

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捕致之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鵠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鵠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

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爲邦  
彥旣敗死次邦佐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  
褓匿民間諸惡目韋好陸綬馮爵俱被擒斬惟盧蘇  
王受未授首捷聞論功行賞鑲請置流官治之事下  
兵部覆奏從之

六年五月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  
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旦暮當不保於  
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藩臬諸司素銜  
姚鑲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鑲爲歸順所給御史石金  
聞之遂劾鑲攘勦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五

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鑲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鑲上  
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  
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金錢不得自分彼我致  
悞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鑲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  
兵擒蘇等自贖乃徵廣西諸司議事而銜鑲者給郵  
吏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鑲竟不獲集兵而去

七年春正月王守仁將至田州調集湖兵數萬人南  
下諸土目皆憚之守仁乃自弢晦示以無事及抵南  
寧見盧蘇王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  
輸罪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

卽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  
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許  
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箠之蘇受  
衷甲受箠已而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苦  
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  
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  
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官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  
蘇王受爲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  
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寧守仁復  
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御史張佑爲總兵官鎮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六

西守仁乃往南寧 三月王守仁檄盧蘇王受等攻  
斷籐峽八寨盜賊盡平之兩江底定守仁上言盛稱  
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璫及桂萼言守  
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之  
十三年秋九月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先是  
林富代王守仁爲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  
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  
降田州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命副總兵張佑鎮之  
許以三年而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  
蘇自矜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平遂有隙會張佑將代

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得邦彥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畱鎮庇芝得免尋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至是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遂劫諸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遣歸田州於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鄰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諧遣人諭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七

等自相殘害也亡何諧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皆曰思田苦兵革久矣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葉俛參議陳大珊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眾怨殺之朝廷遂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於是兩江土官聞之莫不解體

谷應泰曰田州爲粵西南徼蠻瘴荒裔不足重輕後失安南議者稍稍視田州爲南海外屏欲



寄重焉岑氏世守田州自弘治六年岑猛父膏  
逆鑽身逼強鄰間關奔走存邢遷衛朝廷視猛  
恩至渥也至十八年岑濬始懸首藁街正德中  
岑猛始克復舊業黎子式微重耳河水猛身扞  
天朝不忘舊德分固應爾而乃晉惠入絳遽絕  
秦關衛燬廬漕坐觀齊亂猛之單騎棄軍仰藥  
逆旅天亡之矣然猛桀驁性成反形未見追兵  
四集猶勅下勿交鋒裂帛書冤上狀軍門亦云  
哀已而雲夢陳兵決收韓信陳平奉詔竟斬舞  
陽姚鎔輕於討賊重於受降信於請兵疑於對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八

壘猛旣冤死不白鎔亦功名不終猛負國恩而  
身殛鎔貪軍功而官奪天道好還適相當也至  
盧蘇王受之反釁本姚鎔失又似由新建蓋新  
建隣田恩厭苦兵革曲撫盧王立岑氏之後設  
田州之官陰假戰功陽羈蘇受而所舉張佑貪  
賄比匪種禍岑族張佑旣隕邦相之毒邦相旋  
膏蘇受之戈沈王構惡義真必棄關中鍾鄧相  
傾姜維幾反蜀道新建寄託不終識者微有憾  
焉而繼佑來督者陶諧也邦相賊殺鎮臣朝廷  
寢而不問蘇受執殺州主大臣陽言病亡夫天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南末郡不知天子寵靈式憑皆懸督府張佑索  
裘不與拘執唐侯陶諧寶賂亟行遂黨莒僕處  
置舛錯刑賞乖張貽笑蠻方損傷國體君子知  
明綱不振先在遠夷矣要之姚鏞之非在於捕  
反太急而貽謀者索賄之盛應期陶諧之罪在  
於有賊不討而貽謀者亦索賄之張佑官邪賄  
章邊釁日急故皇甫安邊奏免墨吏奉仙載寶  
僕固稱兵好利亡國好色亡身古今龜鑒蓋不  
誣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九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嚴嵩用事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嵩至卽要貨賄已而苞苴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求免帝曰卿所云爲人臣於今日卒皆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但盡心翼贊以副簡任不必復辭嵩意得甚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旣彰招致論列不得飾辭自明以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一

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修勿得疏辨嵩懼益爲恭謹以媚上

十六年秋九月禮部尚書嚴嵩劾應天試官品隲文字不書名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策以戎祀爲問多譏訕語當寘於理遂命官校逮繫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下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麒何宏沈應陽俱命南京法司卽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行所在巡按卽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十一月嚴嵩摘廣東試錄有體存故可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可以鼓舞等語參錯不經飛衛紀昌

道遇交射及黃郊紫微碧虛子之間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道口指俱戾體格帝怒命監臨余光法司鞫問提調陸杰余鑑監視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鞫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鞫問貢士不得赴試南宮

十七年夏五月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萬物成形於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寧帝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二

悅已而嵩復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

宗配上帝詔天下

詳更定  
祀典

十八年二月景雲見夏言顧鼎臣以聞嚴嵩請帝御朝受羣臣賀嵩乃作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詔付史館 帝南幸嚴嵩從賞賚優渥與輔臣等嵩以桑喬胡汝霖故慚且恨因於帝前以他事自白且激怒帝

十九年春正月巡按雲南御史謝瑜上言嚴嵩爲桑喬所劾不自咎責反謂贊議明堂扈蹕南幸爲諸臣

所嫉將以揚己功激聖怒箝眾口且臣以嵩之可論  
難以枚數選譯字諸生通賄無算宗藩有所陳乞每  
事徵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動以千計至於齎詔官役  
去索重賄旋索土物收買內外童子充斥家庭豈宗  
伯大臣所爲乎嵩不以此自省而巧佞誣罔何奸邪  
無賴至此也不報

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柵謀襲之遣  
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復賂儀  
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胥人皆受焉嵩乃題覆從  
之東廠邏卒執其籍以聞下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嵩無恙旣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熿與嫡孫懷燿爭  
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爲覆允永壽莊僖王妃  
遣人擊登聞鼓奏訴於是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賜  
敕正嵩急歸誠於帝帝憫之乃曰表柵惟熿襲爵應  
否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勿以介意

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罷言與嚴嵩同鄉稱  
晚進以議禮驟貴嵩謹事之言不爲下時嵩爲禮部  
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言阻之遂有郤會言坐失  
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乘一真人第謀  
倚言言覺之囑所善者劾嵩時上已心愛嵩攻益力

上益憐之上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  
獨用小腰輿以乘上怪之勿言會上不欲翼善冠而  
御香葉巾命尚方倣之製沈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  
嵩等言密揭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於召  
對日故冠香葉而冒輕紗於外令上見之上果悅畱  
嵩慰諭甚至因泣訴言見淩狀上怒卽下敕逐言科  
道官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者七十三人童秋八月  
以禮部尚書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  
部事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  
奸污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燧御史陳紹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四

等復論嵩并及子世蕃同惡相濟關通苞苴動以千  
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畱之賜嵩銀記  
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立  
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冬十月給事中童漢臣伊  
敏生喻時等再上疏論嚴嵩巡按四川御史謝瑜上  
言堯舜相繼百四十年誅四凶而陛下數月之間轉  
移之頃四凶已誅其二如郭勛胡守中而其二則張  
瓚嚴嵩是也請陛下奮乾斷亟譴之以快人心於是  
嵩復上疏乞罷帝慰諭畱之已而謝瑜童漢臣俱以

他事謫去

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嵩既入內閣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於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翟鑾位望先嵩而勢實不競遂至不相能給事中周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疏入下獄已而鑾以二子倖第削籍去秋九月逮山東巡按御史葉經廷杖死初經劾嚴嵩受表相惟熿賂嵩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諷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以下皆遠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

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五

爲文淵閣大學士嚴嵩事取獨斷不相關白讚論之嵩乃上言獨蒙宣召於理未安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不宜有此嫌異今諸閣臣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同僚且明言妒也二十四年夏五月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燧首劾嵩於是言者踵至嵩恨之是春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尚寶丞諸傑移書應旂使黜燧應旂執傑使并其書白尚書張潤欲以奏聞潤止之釋其使而傑先爲南京兵部

主事有貪聲於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并黜之  
常州守符驗故畱臺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嗾御史  
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謫補外十一月許  
讚削籍去十二月復召夏言入閣自嚴嵩入相同  
事者多罷去嵩獨相以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帝  
微聞其橫厭之於是詔起夏言言至盡復其原官且  
加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  
嵩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救心甚恨之是時嵩  
子世蕃爲尚寶司少卿通賂遺且代輸戶轉納錢穀  
多所賸削言知之欲以上聞嵩懼甚挈世蕃詣言求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六

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  
跪泣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會御史陳其學  
以鹽法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等造言請死  
有所進橐皆長跪而解嵩知之曰與謀傾言言不悟  
上左右小璫來言恆僕視之詣嵩必執手延坐持黃  
金置其袖中故璫輩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嵩  
言言多酣寢嵩知之每夜視青詞草初言與嵩俱以  
青詞得幸至是言已老倦思令幕客具草不復簡閱  
每多舊所進者上輒抵之地而左右無爲報言嵩則  
精其事愈得幸言以是益危



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世蕃納賄日盛嵩憚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帝特命馳驛往還世蕃益橫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嵩旣忌言都督陸炳亦怨言持己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議復河套言主之而嵩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言及言請給誓劍得專戮節帥以下上亦稍稍惡之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益疑以套議問嵩嵩因詆言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銑開邊起釁言雷同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畱嵩而切責言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七

尚書費宗左都御史屠僑皆謂言誤國帝乃命緹騎捕銑至京因盡奪言師傅俸以尚書致仕三月殺都御史曾銑旣被逮嚴嵩復令仇鸞訐之刑部侍郎詹瀚左都御史屠僑錦衣衛都督陸炳阿嵩意謂銑行賄夏言論斬棄西市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先是言旣歸舟至丹陽復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爲嚴嵩所陷帝不聽刑部尚書喻茂堅等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入議所謂議貴議能者帝怒責茂堅等阿附言值居庸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棄西市言旣死大權悉歸嵩矣十二月給事

中厲汝進劾嚴嵩及子世蕃奸惡謫爲典史尋以大計削籍

二十八年五月杖給事中沈東於闕廷初大同總兵周尚文屢立邊功卒其家奏求卹典不報沈東上疏請卹尚文語侵嚴嵩嵩恚乃下東法司訊鞫法司論贖刑上嵩恨未泄仍予廷杖長繫鎮撫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八

令人持書入朝求入貢言多悖慢上召嚴嵩及禮部尚書徐階於西苑曰事勢至此奈何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毋足患帝曰何以應之嵩無以對乃命階集羣臣議司業趙貞吉抗言其不可帝壯之予金五萬募戰士而敕中無督戰語不得統攝諸將因謁嵩嵩故與貞吉有郤辭貞吉怒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叱守門者嵩大恨已而貞吉單騎出城徧諭諸營將諸將皆感奮而大將軍仇鸞獨難之比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東非是

廷杖謫嶺南 殺兵部尚書丁汝夔初俺答薄都城  
嵩授汝夔計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  
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禁勿戰故民間歸  
罪汝夔及被逮嵩恐露前畫給曰毋慮吾爲若地汝  
夔信之弗自辨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棄市  
冬十二月帝以俺答故詔羣臣令人盡言刑部郎  
中徐學詩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貴  
先正本原今大學士嵩位極人臣貪瀆無厭內而勛  
貴之結納外而羣小之趨承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  
成敵患其來有漸而嵩泄泄自得謬引佳兵不祥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九

說以謾清問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金使任薊州  
總兵又受郭琮金使補漕運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  
駟車四十乘潞河樓船十餘艘貯載而歸悉假別署  
封識以誑道路嵩謀已得如君父何今士大夫語嵩  
父子無不歎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內外盤  
結上下比周積久而勢成也世蕃狡鷙擅執父政凡  
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上聞蓋嵩之機  
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耳目乘機構隙足  
以示威脅眾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敏給揣  
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會令色

脂言足以結歡當路而緘奪人口故凡諸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中王燧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當時已蒙聖恩寬宥今則安在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請亟罷嵩父子以清本源疏入帝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斥爲民三十年春正月杖錦衣衛經歷沈鍊於闕廷初俺答薄都城求通貢趙貞吉以爲不可鍊在眾中申貞吉旨不休吏部尚書夏邦奇目之曰何小吏而言若是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十

鍊曰大吏弗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惰歸必大捷是時大學士嵩用事數寢格邊檄不以上聞故鍊書奏不報鍊乃抗疏言嵩受國重任貪婪愚鄙不聞諂諛方畧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爲全家保妻子計以朝廷之賞罰爲己出故人皆計嵩愛憎不知朝廷恩威因歷數其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詆誣大臣廷杖之謫佃保安三月大計京官嚴嵩授旨吏部中傷善類甚眾以徐學詩劾己削籍并黜其兄中書舍人應豐吏部奏上帝察其枉畱之然亦

不問

三十一年冬十月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大罪  
八帝謂其狂率謫平陽縣丞

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  
請罷嵩以應天變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逮  
繫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  
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畧曰方今在外之賊爲俺答  
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  
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俺答  
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十一

皆止言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  
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於嵩者  
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  
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  
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  
而不覺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  
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  
悟以至於此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  
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  
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

曰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啟稟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嫁罪於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一以票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卽先謂曰我薦之也罰一人則又號於眾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也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竊君上

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置其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朋奸比黨將長孫嚴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效忠告病嚴鵠襲代加陞錦衣千戶效忠嚴鵠皆世蕃參養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寇者逆鸞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不肖蒙顯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內深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入兵法擊其惰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敗於京不可掩且俺答飽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察京官之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

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  
皇上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  
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  
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  
臣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尚巧滑者以爲通材勵節介  
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  
於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  
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  
嵩知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厚以賄結  
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十四

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  
令義子趙文華爲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世蕃先  
閱而後進早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  
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廠衛之緝訪也嵩則令  
世蕃籠絡廠衛締結姻親陛下試詰嵩所娶者誰女  
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爪葛其奸三廠衛  
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親  
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  
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其奸四  
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



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爲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怒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五

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鼐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絞繫獄二月逮兵部郎中周冕下詔獄初楊繼盛劾嚴嵩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爲題草遣人遣武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覆冕奏之畧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

志欲報效本部資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  
江伯陳圭及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效  
忠奏捷卽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  
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  
遂授千戶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廝役也鵠爲誰曰世  
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於此  
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  
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伏望  
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疏入  
帝以冕爲挾私逮繫詔獄削籍嚴嵩以十五載考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六

滿錄其二子又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  
蕃爲工部左侍郎嵩辭帝諭以修城贊立實爲忠首  
不允

三十三年春倭寇浙江工部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  
殺賊遂遣文華如浙初文華爲主事有貪名出爲州  
判以賄嵩得復入爲郎未幾改通政與嵩子世蕃比  
周嵩目爲義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至是往浙凌轢  
官吏搜括財物公私苦之

三十四年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初仇鸞旣誅  
上思繼盛言自謫所月餘遷主事隨改兵部武選司

員外繼盛嘗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因公  
幾死今相公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  
耳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上方怒逮諸言官乃更越  
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竟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  
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  
木竊歎曰奈何不以此囊嵩頭司業王材詣嵩曰人  
言籍籍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  
救之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鄢懋卿懋卿曰此養虎  
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乃以張經李天寵  
疏覆奏附繼盛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七

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  
繼盛與焉將刑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  
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雪一歲四遷臣夫銜恩  
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上  
不卽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筋斷筋二條  
日夜籠樞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次奏  
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儻以罪不可  
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  
魍魅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奏入爲嵩所抑不  
得達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三十五年春正月趙文華自江南還京與吏部尚書李默構隙知默與嵩異疏劾之摘其部選策題有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爲謗訕上怒收繫獄拷訊竟死獄中嵩德文華擢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二月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事本疏諸臣百十有三人別爲三等其上二十八人吳鵬趙文華嚴世蕃等其中七十人鄢懋卿徐履祥等其下十五人宜斥免乃葛守禮艾守清等多可大用者時論非之十一月逮總兵俞大猷下錦衣衛獄大猷不善滑刺世蕃怒其不附已授胡宗憲意論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六

其失事故有是逮逮至大猷假貸三千金餽世蕃得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時有建議薊州增設戶部侍郎督糧練兵者嚴嵩佯以推趙貞吉且召之飲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酒半貞吉徐曰今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也嵩作色而罷嗾其黨張益劾之奪官去十二月賜大學士嚴嵩免朝賀惟入直西苑仍賜腰輿先是賜得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爲異數云

三十六年冬十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初鍊既編保安卽子身至里長老間知鍊狀咸大喜  
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爲鍊詈嵩  
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嘗束芻  
爲偶人三目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  
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爲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  
多殺邊民掩敗鍊怒讓之且爲樂府以誚順順大恚  
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世蕃所白之且  
謂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  
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五

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  
來又嵩黨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  
吾瘍楷至則與順合策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  
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爲申理嵩竟殺  
之籍其家嵩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  
猶怏怏曰丞相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復取鍊二子  
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襄順楷敗乃得脫十二月趙  
文華罷文華自浙歸私行珍寶於嵩夫嬪及世蕃至  
入內室叩首嵩妻嵩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尙不能爲  
郎君易腰帶耶兼以李默故嵩亟稱文華於帝進位

尚書躡加太子太保然文華得寵眷乃稍欲結知帝不稟嵩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帝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嵩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慚頓首謝罪嵩怒不令起呼左右拽出令門者毋得爲文華通文華曰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憐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及世蕃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嵩夫人上坐義兒及世蕃侍列文華遙望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軒櫺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嵩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嘻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嵩色微和文華竊望見遽走入伏席前涕泣嵩不得已遂畱侍飲然意未慊也又文華初賂世蕃金絲幕一具其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爲薄恨之乃爲疏草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帝方修玄以其疏中有病語怒削其職子戍邊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嚴嵩輔政十二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預國政窺覘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萬家爲文選郎中方祥爲職方郎中比周爲奸公行賄賂進退一人行止

一事必關白世蕃不論賢否是非唯視所入多寡如趙文華南還餽遺數萬猶爲未足而授草引疾張經被逮行金五千及聖斷不貸而爲治裝賻卹王汝孝失律以三千而得遣戍蔡克卿撫淮陽以三千而轉地卿楊順誤國而三蔭其子吳嘉會修邊侵冒而驟遷三官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於上官之貪縱上官之貪縱由於謀國之匪人拔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主事張紳董傳策亦交章論之俱下獄廷杖謫戍嶺南

三十八年夏五月逮總督侍郎王忬下獄論死嚴嵩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以忬愍楊繼盛死銜之忬子世貞又從繼盛遊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深憾忬嚴世蕃嘗求古畫於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鄆懋卿乃以嵩意爲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嵩卽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

三十九年夏六月以都御史鄆懋卿總理天下鹽運懋卿益通賄無虛日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懋卿疏辨不問

四十年春正月以萬壽宮災命大學士徐階工部尚

書雷禮興工重建先是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辭旨深奧西苑立修聖躬臥起不常外廷得失時座於懷內侍傳出或早或暮嵩耄而智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答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報必重賚每事必先有以待上益喜蓋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專政既久諸司以事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自恣一時無行之士債帥墨吏羣然趨之嵩妻歐陽氏嘗語嵩曰不記鈴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馭世蕃尤嚴歐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陽氏卒世蕃當護喪歸嵩上言臣老無他子乞畱侍許之以孫鵠代行世蕃因大佚樂干預各司事如故然不得入直房代議間飛札走問則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徵逐胡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待片紙不時至乃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改大抵故步皆失上不懌頗聞世蕃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上以爲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之詭曰畱待皇帝正法上默然適萬壽宮災宮在西苑上自壬寅宮變



卽移於此不復居大內忽火作乘輿服御皆燬上暫居玉熙宮隘甚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上以列聖宴駕於此不報嵩請徙南內故英宗幽錮所也大不樂次相徐階與尚書禮疏并力營新宮上喜報允自是凡軍國大事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錄之類而已 十二月吏部尚書吳鵬罷鵬嚴嵩黨也先是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罷嵩復薦所親歐陽必進代之未久亦勒歸 進禮部尚書袁煒太子太保入閣參預機務時帝漸有疑嵩意密諭徐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人君以論相爲職陛下斷自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衷則窺伺陰阻之私自塞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加大學士徐階少師任一子袁煒少保嵩加祿百石而已 五月嚴嵩罷猶給歲祿繫其子世蕃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爲通政司參議初嵩見張璁夏言以言禮驟貴乃從吏興獻帝稱宗祔太廟眷遇日隆人言不復入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或死或戍搢紳側目不敢言至是徐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未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

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於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去而下世蕃於理擢應龍嘉其敢言世蕃因行金內侍云鄒應龍疏皆藍道行泄之帝怒并逮道行鄢懋卿萬案復私致道行許以金令其委罪徐階則無事矣道行大言曰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閣老事懋卿案懼乃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於是戍世蕃雷州衛子嚴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年最黠惡卽士大夫所呼爲萼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特宥其孫鴻爲民嵩旣去上追思嵩贊立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言不可上曰卿等卽不欲違大義必天下皆仰奉君命聞立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同鄒應龍者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仍密賂左右發道行怙寵招權諸奸狀道行亦下獄論死 六月御史鄭洛劾大理卿萬家刑部侍郎鄢懋卿太常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賊不職家懋卿罷

虞龍降調 九月給事中趙灼劾工部侍郎劉伯躍  
刑部侍郎何遷右通政胡汝霖光祿少卿白啟常副  
使袁應樞給事中沈瀆劾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給  
事中陳瓚劾諭德唐汝楫國子祭酒王材俱罷去伯  
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婿遷撫江西時厚斂遺嵩  
父子汝霖雨貪肆不檢啟常匿喪遷光祿入世蕃幕  
至以粉墨塗面爲歡笑汝楫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  
事嵩得及第世蕃弟畜之與材俱出入臥內交通請  
託至是士論大快之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鶴文及各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五

宗祕法上優詔答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  
南昌值聖誕卽鐵柱觀延道士藍田玉等爲上建醮  
玉自言能書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上遣御史姜儆  
王大任訪祕法嵩乃索玉所藏諸符錄以上久之疏  
言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千里之  
外臣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誰可託以後事惟陛下哀  
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  
恩逮矣竟不許世蕃未達雷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  
逃伍潛住歙縣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  
當取應龍與徐老頭洩此恨階閭厚爲備嵩久之亦

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  
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舉止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  
門上方眷徐厚陞應龍官一震全族沈矣初階之入  
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幾不敢講鈞禮嵩懲夏言  
禍亦頗自恭謹惟世蕃多行無禮階既曲忍嵩亦不  
知也方應龍疏上階往謁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  
亦盡出妻子爲託旣歸其子密啟曰大人受侮已極  
此其時已階僞罵曰吾非嚴氏不至此負心爲難人  
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亦知上猶  
眷戀未能卽割也嵩旣去書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鳩工大治館舍陰賊彌甚先是  
伊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嵩旣歸遣校尉樂工三十  
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遣人邀於湖口盡劫  
殺取前貲以歸其他睚眦必報類如此嵩益老謬示  
恭謹而終不能禁世蕃世蕃勢益橫  
四十四年冬十月復逮嚴世蕃下獄先是御史林潤  
旣劾鄢懋卿罷去知讐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  
以公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爲督諫臣  
至箕踞不起役人戲以瓦礫擲諫臣亦不禁或尤之  
曰京堂科道官候主人門叱嗟誰敢動此何爲者諫

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卽付潤逮捕至京潤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祁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

四十四年三月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俱棄市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郭諫臣白監司盡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七

散其工匠四千人龍文走匿世蕃家捕得之潤因諭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畧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謀羅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鵠嚴珍爲爪牙占會城廩倉吞宗藩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釐祝之宮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

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貲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  
此之由而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  
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床圍金幄朝歌夜  
絃宣淫無度而曰朝廷無如我樂甚者畜養廝徒招  
納叛卒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寧三劉相  
誼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  
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  
子女誘人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  
藏禍心陰結典楨在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宸濠以  
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不顧子未赴伍朦朧請移近衛旣奉明旨居然藏匿  
以國法爲不足遵以公議爲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  
受詞數千盡送父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於  
不知乎旣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  
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  
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  
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眾以通倭之說得諷言官  
使削去而故填楊沈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  
乃可脫也謀旣定乃令其黨揚言之刑部尚書黃光  
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爲然依

其言具稿詣徐階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眾愕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闡發聚眾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无

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乃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卽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鬯飲不十日釋縲綬善歸上因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

萬於世蕃擬爲授官兇藩典橫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爲護持向非聖神威斷或徙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招集汪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觖望誅上尤爲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第述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鞫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畧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亦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髻者蹙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諒者知我其天也已而籍嵩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江西巡按鞫彭孔及嚴氏家人得其蔽匿奸盜椎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罪狀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十一月山西巡按張檟言往者嚴嵩與逆子世蕃



奸惡相濟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悉置之法而籍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直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紳王宗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旌直臣之節疏入上大怒命緹騎逮檟下於理十二月謫原任大理寺卿萬宗充邊衛軍廣西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侍郎鄢懋卿於巡按逮問尋亦遣戍亡何嵩寄食故舊以死

谷應泰曰嚴嵩相世宗入於嘉靖二十年八月

去位於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盤踞津要盜竊寵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靈凡二十餘歲比之林甫相立寵任十九載元

載輔代驕佚十餘年嵩且過其歷矣考嵩以茸

貪婪闖庸材黷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遵何

厭藉道哉或者謂其議禮贊立曲當上旨然議禮創

妄獻自張桂嵩晚拾唾餘不足要結主歡惟佑贊立

士大功帝心感嵩夫加爵賜醕封禪用以媚臣民美

竊意酒明珠天書用以結朝貴英主好怪之心避謗

取異之智方交戰於中而朱能造書寇準召相桓譚

采矣非讖光武加誅桂洲胎禍於香冠分宜追思乎

世惡召鶴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領珠者有巧術也况

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賊婪累累嵩卽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遂狼狽求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方且謂嵩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卽其好貨不過駑馬戀棧而諸臣攻之以無將指之以煬竈微特訐嵩且似污帝帝怒不解嵩寵日固矣漢武寧用公孫賀田蚡不能用董仲舒汲黯德宗甚喜盧杞裴延齡甚不喜陸贄顏真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嗟乎嵩下有殺人之

子上事好殺之君身之瀕死固亦危矣又從而固寵持位鼓餘沫於焦釜餽殘膏於兇鋒二十七年殺曾銑是年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假令嵩早以賄敗角巾里門士林不齒已矣乃至朝露之勢危於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誤帝帝實誤嵩歐陽氏勸憶鈴山堂鄒御史夢射培壘樓霍山將誅第門自壞申生訴帝披髮見形嵩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夫羊舌之族將覆叔向之母已知獨惜世宗自負非常而明殺輔臣

明史始於夏言明殺諫官始於繼盛大禮之獄猶云  
母子之恩爲其太甚夏楊之誅乃以愷壬之相  
甘爲戎首萊朱貽戒於自用仲尼致恨於鄙夫  
其所由來也久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